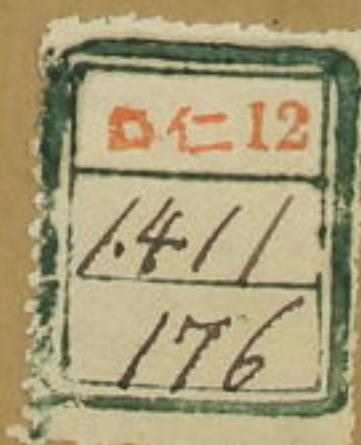


通志堂經解



門口 12
箱 1411
卷 176

書古文訓序

永嘉薛季宣

昔者子夏學書見於孔子子曰商也何爲於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彈琴瑟歌詠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慨喟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顏淵曰

何謂也子曰闕其門而不入其中觀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填填正立而已矣是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通斯七者書之大義舉矣夫子於商之書謂之表所以語回謂之義自以填然正立一時三語若不相侔然則帝王之書其不可識矣君子察而後可以言書今天天之昭明地之博厚而人於萬物匹夫匹婦無不固已知之至於風霆雨露之

迭興海岳河山之流峙所以知之蓋鮮喜怒哀樂出乎爾者其靜其作則或自知之不暇不察乎近孰明乎遠不得乎身何以論古之人是故以書而已遺書學書非書矣不以不遺未足與於書之言以而遺之從之不可或庶幾乎書之大義云爾子言之也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闕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歸志而致敬焉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惟洪範乎堯舜之命受於人湯武之命受

於天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語之不切見諸言外斯言之辨可以觀於虞夏商周之書矣走之於書學焉不如子夏觀焉何敢望回世無孔子則將何所取正述而藏之以待能者其庶乎以書觀書者矣隸古定書最古孔氏文義多本伏生之說唐明皇帝更以正隸改定而俗儒承認文多踳駁古文是訓不勞乎是正之也書序出於孔子言自有在詮次百篇之後於古學好古之僻走何辭焉昔孔子學琴操而得文王之形季子間樂音而知其國之政讀其書不知其人

可乎故序篇端論以讀書之法

書古文訓卷第一

永嘉薛季宣

堯典

欽書

粵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玄德安安允龔亨攘英
禮三表威于上下

堯唐堯也而以虞書名典記言之史其始於有虞
氏乎虞書詳於舜而略於堯追記為可知也粵若
發語嗣猶周書之越若來也稽考也考古之道而
放其勲堯之為君無所往而不準也聰明文思堯
之德性然也自敬而明反身而誠之也聽德惟聰
聰敬之端也思遠猷也睿作聖之思有經天緯地

之文而推入睿之思以體誠明之德安其德性其所安者天下之所當安也誠恭能讓惟安安者為然煥乎文章光昭四表而天地六合之內咸率其性惟天為大惟堯能則之也

亨明峻惠呂窺九矣九矣无畚畚章百姓百姓昭明叶咏万耑黎民影彰豈

前言堯所以聖此言修身而國家天下平者俊德懿德也即聰明文思也百姓國人也平章啓其明也自明其德則脩身而後家可齊也家齊而後國可治也國治而後天下可平也自明明德而民有

時雍之變非徒明己又能明物修道之教斯有不言之化矣

幽命戲咏欽率昊天麻為日月星辰敬授人昔分命戲中玩堦曰暘谷蠱圖出日秀艷東徂日中壘鳥呂殿中皆手民所鳥罍等尾中命戲竿玩率交秀艷率偽鼓致日易壘火呂豆中是手民因鳥罍希諱分命咏中玩圖曰暘谷蠱淺內日秀艷圖咸哨中壘虛呂殿中咏手民曰鳥罍尾毳中命咏竿玩脾仁曰幽樞秀聖脾易日拉壘罪呂豆中昇手民炆鳥罍隼髦帝曰資女戲泉咏吞式百十六旬十六日呂閏月正

三皆咸歲允奎百工厘績咸禋

義和四岳也其職在內其佐分治於外釐百工治
天地者也堯舜相傳以天之曆數堯之發政亦以
敬天爲首曆象日月星辰所以敬授人時奉若天
道也分命申命二仲二叔而不及伯者其伯蓋羲
和也嵎夷青州東界暘谷封略所至之地名也南
交南方之交趾西即西方朔方即北方也昧谷幽
都皆地名嵎夷不言東者互見之也寅敬也出日納
日之賓饒日朝暮之拜也柳宗元說春朝朝日秋
夕夕月皆拜而不祀蓋是禮之變耳東作西成南

訛朔易爲四岳分職猶古四叔之任平秩平敘之
也冬貴安靜平在固所以安之朔易歲事有常非
靜無以蹈其常也南訛曰敬致者陽極陰生之序
敬之所以儆其至也鳥南方七宿火房心也虛北
方宿昴西方宿分至皆正中天獨言星鳥於春例
舉正於中也正中也殷盛也曰正曰殷以二氣言
也曆家推堯典者以夏冬心昴皆非午正不能言
唐之歷數唐僧一行以爲冬至日在虛一度則春
分昏張一度中秋分虛九度中冬至昴距星夏至
心後星在午正東西皆十二度所謂中也不言胃

尾而言心昴義和曆象其言可知也民之析因
夷隩鳥獸孳尾毛革毛毳毼毛是皆因天之道
順物之性變調正化欲以及時也帝堯以人時爲
首政豳詩以七月陳王業帝王之治天下必先奉
若天道民事之大未有急於天時者也暮三百六
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六日舉成數也歲五日而一
候三候一氣積二十四氣爲日三百六十月有小
大歲虛六日故一年之日三百五十有四積暮之
盈因歲之虛三歲之日凡三十有六而縮五歲六
十日而縮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積其餘分以起

意所在猶以丹朱可教而不以他求登用爲可朱
而可教堯寧舍子而予人乎惟堯知其不道忠信
之言而有罔水行舟之好所習每下其才不可廢
也故舍之云史錄此於堯政之初堯政無非允恭
此克讓之端也由放齊之言而遲登庸之事不以
一人之見而廢古今之通道旣明而晦猶與丹朱
之遷善安安之大不其盛乎

帝曰曷資殛予采鵬歟曰罷共工逮羣凶帝曰号
彭○暮莫爲龔滔天

采事官也共工方總事官之治而堯又求事官驩

兜之言美共工而非堯之求也禹言知人謂何憂乎驩兜則驩兜之美共工為朋比之私矣共工誠有可稱之功則堯不他求矣察其常言則然用之則違其所以為恭象恭而已巧言足恭而以欺世盜名不誠之無物也不誠未有能動者故堯深知之也視所由觀所以察所安而人焉度哉此觀人之道也

帝曰資三嵒湯湯泝水工創蕩蕩襄山襲陵灝灝滔天丁民元資大剛卑嬖僉曰旃斃才帝曰吁啜才亡命圯美罔曰是才哉可導已帝曰達欽才九觀績用

堯成

治水之求咨乎四岳朝廷不足求之於天下也四岳不名尊大臣之禮也其所以咨四岳者四岳輔導之任而諸侯之長也僉言稱鯀而帝已知其拂知人之哲為高於天下矣方命不循天道也圯族其強足以敗類也不能順水之性則水不可得而治而僉言攸在方命圯族之至有以欺天下也一人之獨見不可奪天下之輿議況急水害無人固鯀之使矣堯惟知人而不以明高天下不去四凶而治為世法廢朱舉舜此其所以為則天之大

歟堯以象共而識共工方命而識鯀不誠無物人果不可以不學哉

帝曰資三嵒舨在位七十觀女耐暮命聃舨位嵒曰不惠忝帝位曰明明敷仄匝帝錫帝曰大翼圣丁曰攸驛帝曰俞予鬲如何嵒曰瞽瞍父頑母嚚爲鼻呂鰭呂孝烝烝乂亞惑是帝曰成元試才女于昔觀耳劉于式女輦各式女于羸內娣于攸帝曰欽才

潞水出解州解縣至河中河東縣入河泊小水入大水也河中虞鄉爲舜始封堯因其居而邑之也庸命用命也夫堯固知朱之不肖必老而後求遜

位者老而子不克嗣政當有所傳矣故堯始但求所登用以水之患復求事官共工非才使鯀治水事則允恭心惟克讓也堯老而鯀輩勲庸不著所以直求可以遜位之人側陋且使明揚在朝之臣皆不足以忝其傳矣四岳舉舜不及他事第言父母兄弟之不肖舜能處之允若身修家齊而後天下可治也四岳自言否德而言舜之克諧以孝孔子所謂至德要道有若稱孝弟爲仁之本者也堯聞舜而必待四岳之舉不用其明者歟釐降二女以觀厥刑夫舜之賢獨未見於妻子之間耳嬪虞

鄧德

欽書

重華繼文也攷古繼文而合乎天德者舜之所以

帝曰哉女孱詢崇丁巳酉巳底可續式觀女億帝

位舜舉于息亞享

堯之試舜既詢以事夷考其言其言皆至而可以
趣事功有德之言言皆適於用矣四岳之任三年
而後傳國豈苟然哉讓德弗嗣懼不足以承堯也
有重華之德而猶恐弗嗣不苟受人天下之重乾
乾不息之爲自強也其舜矣乎

正月上日受丹于文祖聖璫璫玉臬呂塗七政繇曾
于上帝禋于六宗皇于山川徧于羣神楫丕瑞无月
粵日覲三畤羣母攸瑞于羣后

正月上日月正元日也受終受禪也受禪于太廟

退而即位于明堂所謂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者七
政北斗星名璣衡魁杓也天子之居明堂法天之
道以齊七政之運隨所建而授人時也因即位而
見明堂之禮古史記事之法也璣衡舊說謂渾天
儀而後世復有周髀宣夜之論僧一行曰古人之
步圭影將以節宣和氣輔相物宜不在辰次之周
徑其重歷數將欲敬授人時欽若乾象不在渾蓋
之是非若乃述無稽之法於視聽之所不及則君
子當闕疑而不議或者各封所傳之器以述天體
謂渾元可任數而測大象可運算而窺終於六家

之說迭爲矛盾誠以爲蓋天邪則南方之度漸狹以爲渾天邪則北方之度寢高此又渾蓋之家盡智畢議未有以通其說也王仲任葛稚川異同之辨何益人倫之化哉一行善言天者蓋無取於渾儀之說故詳錄之類天之祭禋六宗之祭望山川之祭皆當時祭名羣神聖賢百物之祭徧祭之不可悉書故云徧類于上天凡麗天者爲可知矣六宗古無定說孔氏傳曰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孔叢子以爲孔子之言也蘇氏案祭法星爲幽宗水旱爲雩宗秦世猶有所

謂天宗此六宗之名於記猶有存者類帝之後所祭非一遂朝萬國有所不暇先輯五玉以待旣月之見而後班之也乃日踰月之他日也四岳羣牧而不曰諸侯者諸侯各從方岳而見故因班瑞而終言之耳五玉栢圭圭之方者以四植文爲飾信圭直之躬圭紉之穀璧粟文蒲璧微粗瑞器其總名也

歲式月東徇守土于岱宗崇皇艷于山川翬觀東后叶耆月正日同律庀臺輿攸丕礼丕玉式帛式生式夙摯如丕器卒粍復丕月肆徇守土于

辛丑如岱祀八月鹵徇守圻鹵丑如初十戌
月肅徇守圻北丑如鹵祀歸威于執祖申特
觀式徇守羣后三翰專教呂公明試呂珍車舩
呂暮

巡狩之禮舜始行之一歲而徧四岳文中子以爲
兵衛寡而徵求少是爲得之盛暑南巡祁寒北狩
聖主勤民其謹於天道如此岱宗泰山也岳四叔
之治也不言岳而言岱見岳之因名山也柴焚柴
以祭天也望云秩者禮有隆殺也協時月同律度
脩五禮所以一制度齊民之視聽也觀東后而兼

脩三帛二生一死之贄因巡守而并其臣子附庸
見之也三帛孔氏謂玄纁黃二生羔鴈一死雉也
羔鴈以其信而有禮雉鷩而能死者也如若也若
五器則復三帛死生則否者賓諸侯而體羣臣也
士相見禮諸侯於他邦之人還贄己臣不還其贄
藝祖王考也孔子論巡守禮告於祖廟考廟舜時
瞽叟尚在故但告王考也歸格告至也用特以一
牛薦也羣后四年一見五年而方岳徧故天子一
巡其守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即詢事考言也車
服所以寵諸侯者車服之用必其言之可績者行

於巡守朝覲之際其觀臣子之道與其所尊寵者
豈苟然哉

犀十式山生十式山濬川

舜受禪於洪水之後始建十有二州因其名山而
封大之以施治水之政隨地之勢置州以便方國
增高就下而水土平治其為此者非以為異凡以
濬川而已十二州者謂九州外增置幽州二州未
詳傳以為并營也

為以箕荆汭宥丕荆夔廷官荆芥廷教荆金廷贖荆
皆芻豢赦怙弁賊荆欽才欽才惟荆卬卬才汭共五

于幽州放鴟受于富山竅式營于式而殛斃于羽山
三臯而天下咸躬

典刑法則也身不行道道不行於妻子脩道以教
為民典法使民觀感而化明刑欽恤之本也五流
之法以寬五刑流放之法與民遷善鞭箠以便官
府榷楚以勵督教罪疑則贖災過則赦惟不率者
同之殘賊之罪聖人不忍民之陷於刑至率之以
德多方以開其自新之路此而不改終不改矣何
惜一人以懲戒天下乎舜戒刑官欽恤用刑如此
然共工驩兜朋比三苗威虐則竄鯀陞洪水則殛

四罪施而天下服賊刑之用民知向背所在又何在乎政令之滋章也流放竄皆流罪之輕重幽州三危崇山所謂三居也流居皆如其罪之輕重爲之遠近非如後世之說必居四裔也鯀之殛于羽山也因其行水所至而誅之乎窮人力於四瀆之下流宜其無功而死也三苗威虐而竄鯀殛洪水而死罰之倫等異於後世之用刑矣傳稱堯不能去四凶至舜而去或者遂謂堯不如舜罪惡未著堯當拂衆而誅之乎待其罪而後誅堯舜之心一也堯以不得舜爲己憂則舜亦堯而已也三苗舊

說爲岳州地蓋以吳起所稱洞庭彭蠡與韓嬰衡山準之羽山三危皆見禹貢幽州今燕雲路舜十二州之一也密古嵩字漢世嵩高猶曰崇高今交趾驩州及澧州澧陽縣鄂州崇陽縣皆有崇山稱放驩兜之地皆傳會之說耳

式十八觀帝喾殂龍百姓如喪子妣式觀三衆過密八音

殂落堯以前天子陞遐之名也過密絕無也堯之傳位已久大政皆舜行之異時之民老者日已死矣少者之長所見者舜堯之殂落而圻內哀之若

父母海內懷之若父母不忍八音之作至自絕而
不聞在人之德非蕩蕩乎不可名者安有是乎

月正元日舜歲于亥祖詢于三巫肅三門明三日達
三聰資十十式母曰食才惟皆柔遠耐迺惇惠允元
而難任人蠻貊衡躬

月正元日舜之元年正月朔也格于文祖至太祖
之廟詢四岳而命百官也堯殂卒歲舜即真矣上
日書元蓋舜之元年也四岳不言咨而言詢尊禮
大臣有事謀焉者也四門之闢所以明四目而達
聰也此詢四岳所得而行之也明目達聰而上下

無不堯舜之所以得于天也明乎羣牧首咨見當
時之重外官也外官之重以親民也人情詳近而
略遠外官之重所以均內外也食為民天故舜以
為政本然食非因天時則不得食戒以惟時明其
食之所從來也治其近者而遠人服所謂柔遠而
能邇也惇德修己也允元善善也壬人之難遠其
佞也修己善善而壬人之畏柔遠能邇之道蠻夷
所以率服也

舜曰資三岳大耐奮奮戾帝出觀豈純百揆亮采懲
畀僉曰柏命廷司空帝曰俞資命女秀水土惟皆楹

才命擗蹕皆攘于稷禹皋咎繇帝曰俞女逞才

奮庸見之日用也帝載上天之載也奮庸而明帝載中庸之德也有此居秩官之位則事治而惠廣矣司空周冢宰之任禹作司空而舜復求其人者欲人稱舉其賢不自用其明也咨禹之功懋於水土及時之治不稱其德不戒以事至德無可稱矣而又何戒焉稷契皋陶之讓皆有功於治水者禹之不矜不伐於此可見帝之俞往爲無以加之也舜求居百揆者而及奮庸之事與堯之求登庸者不異矣舜事之首稱舜所以別帝於堯也

帝曰弃黎民俎饔女后稷烈音百粢

弃爲后稷舜稱其播百穀而民無阻飢之患其功已著但申之爾

帝曰禹百姓亞窺五品亞孫女廷司徒敬專五教至寬

百姓所以不親由五品之不遜敬施五教所以從五典而親萬民也寬則得衆夫教不可急也而可循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五品父母兄弟子也五典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五典之教五教之敷也脩道先民所謂敬敷也申禹之功亦

所以勉之也

帝曰咎繇蠻戶滑憂寇賊是女廷士不剋大舫不舫式就丕汩大宅丕宅式居惟明亨允

禮大刑用甲兵則蠻夷盜賊之事亦領於士師也三就即國語之三次原野市朝也五刑墨劓剕辟宮也五流放竄投北也三居遠近三等幽州崇山三危之類也皋陶作士以三就用五刑而五刑之人服其罪以三居差五流而五流之罪得其所蠻夷寇賊遂無猾夏姦宄之亂自非明德慎罰安有此乎稱禹皋陶而申訓之教刑非他官比也

帝曰禹舉予工僉曰坐才帝曰俞資坐女共工坐擗瞽瞍擗予及析泉柏舟帝曰俞廷才女鰭帝曰禹舉予上丁艸木鳥獸僉曰莽才帝曰俞資莽女廷舫父莽擗瞽瞍擗予朱鴈熊鰭帝曰俞廷才女鰭

垂作共工益作虞皆先疇而後用必待公論雖名臣不輕進也命而不戒惟其才也俞美其讓嘉德讓也舜前共工不名蓋世官也其先共工蓋能平治水土共工放後工官始分而垂爲之也

帝曰資三咎才耐簣舫式凡僉曰柏尼帝曰俞資柏女廷艷宗夙夷惟罍稟才惟清柏擗瞽瞍擗予夔黿

帝曰俞樾欽才

伯夷之用咨求四岳與垂益事異者伯夷始由四岳而進垂益前有位矣讀堯舜二典知鄉舉里選之法行之尚矣未有知所自來者四岳所薦類稱師錫僉曰者以公議告非四岳之私也取人不由鄉里之選終苟道也三禮天地人之禮秩宗周宗伯之任也夙夜惟寅恭敬不怠也直哉惟清清明則遂也勅禮官而曰清明之遂不清不明不足通三才之道人神不可得而治矣曰欽哉者申以敬戒之也

帝曰夔命女篋樂教育孚稟而溫寬而囂但而亾獻東而亾界詛亾忠哥亾亾聲衣亾亾律咏聲八音亨鰭亾昧攸倫神人亾咏夔曰維予擊后改后百畀衛罔

教育國子領於典樂者樂以和行者也舜之命夔先教而後樂者教樂之本也夫道不可強有必自得之樂以和行欲其自得之也直之蔽絞寬之蔽弛剛之蔽虐簡之蔽傲溫栗而無虐傲斯有中和之德矣然後可以制樂詩以導志歌以申之而五聲依之以生律之和聲文以節奏而已以中和之

詩制中和之樂自然八音諧合而無凌奪之慢用之邦國豈不可以移風俗感鬼神哉故曰夫音之生由人心起也於歎聲也終言夔之善治樂也擊磬而百獸舞豈人爲哉鳥獸猶能感動其心而於神人何有舜之九官咸事於夔獨著成功之美者音最難識見舜之樂足以鼓舞異類教育之子有不就成其德者乎以舜之德夔之樂樂之工三者備而舞獸來皇無足怪者一物不備而樂不可成矣夔龍不求而命由伯夷之讓見舜知人之大過人也

帝曰龜鳳皇鸞說以行震驚萬民而命女徒內中夔出內朕命惟允

納言出納帝命咨以讒說殄行之聖者國命攸繫不可不審察也誠以出納讒言怪行無自而進則命無反汗之出而安有震動民人之事乎夙夜戒以敬之敬之無不審者出納各得其當而有不允者乎讒殄人皆有之非徒進取之士爲然也人君言行不出於中則足以震驚天下聖之於己而後可以聖之於人出納而謂之納言察言聖邪之本也納言至重而列九官之後蓋先後之職後世尚

書之任也九官或讓或不讓者惟其才耳

帝曰資女式十人欽才惟昔亮天殳式觀殳績
式丂黜億幽明歷績咸戾分北式留孱生式十教
式十圣位丕十觀億仁粵崩

二十二人四岳十二牧九官也四岳爲一人者外雖
分治內實一官故通稱曰羲和重黎堯命羲和而
又分命申命仲叔不及於伯肩征羲和亦止一人
其爲一官甚明非若十二牧自爲一州之主也惟
時之戒舜之所以治天下乎庶官之設天工而人
代之也天工人代不敬何以趨時也惟時及時之

謂也或先或後不直其時之會則何以代天也天
工明亮惟時行者能之考績明試以功也三年一
考三考殿最以程賞罰不以遠近異法所謂黜陟
幽明也任官責成進退惟允而庶事畢舉者雖堯
舜不能舍此而治後世末之難矣哉前黜陟而殛
鯀羽山後黜陟而三苗分竄觀九官之陞進與四
罪之流殛其政爲可知矣北三苗之終舜典者卒
舜晚年之政必內脩而後人可治三苗止於分北
以自歸也有虞薄人之罪終不姦之惠矣徵庸召
用也在位爲帝也陟方陞遐也乃死釋上文也陟

方之名虞世有之也韓退之說汲冢紀年天子崩皆曰陟周書惟新陟王周景王之追命衛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即其義也舜年三十召用後三年受禪後二十八年堯崩踐天子位通徵庸之年凡三十歲後三十二歲禪禹又十七歲而崩書傳多稱舜南巡守而崩于蒼梧葬九疑惟孟子以爲舜遷負夏卒於鳴條呂氏春秋舜葬於紀韓氏以爲舜老而禹攝矣尚何南方之守且南方地下不可謂之陟方稽於孟呂之書其說當矣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舜後

虞國在應天虞城鳴條亭在陳留之平丘負夏今兗州之瑕丘則蒼梧不在南也記曰舜葬蒼梧之野二妃未之從也今二妃墓在蒲坂自秦博士對始皇帝已謂君山二妃所葬後世亦以九歌湘君湘夫人附會山海經帝之二女居之之說郭璞注山海經二女之神遊於九江瀟湘已知二妃爲妾按九歌有雲中君而雲中夫人湘夫人爲之配皆水神耳非二妃

堯舜二書稱典與常道也堯舜之事萬世之常法也堯自克明俊德以致時和之治發政之事見於

典者不過允恭克讓敬天知人而已敬天而羣品咸遂知人而不用其明堯之安安所以為聰明也舜自濬明大智孝德升聞以有繼堯之文舜典所書見於黜陟而已四凶放殛九官卒世恭己無為而治舜之惟時所以為聰明也故孔子稱堯舜之大序以聰明冠於二典

書古文訓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二

永嘉薛 季宣

大命謨

欽書

曰玁狁古大命曰亥命專于三衆祇承于帝曰后羿
讎耳后臣亨讎耳臣政凶又黎民敏惠帝曰俞允若
兹嘉中宅夷伏桎亡遺馭万苗咸寧亡于勗舍已从
人臣獻亡告亞廢朱窮惟帝昔亨恭曰罷帝惠廣
運粵聖粵禮粵武粵亥皇矣眷命弁十三衆為天下
問

文命文德也文德外被四海上承于帝禹之稽古
齊乎重華之協帝矣曰不言禹終言承帝之事也

爲君而盡君道爲臣而盡臣道修道以教所以化天下也知爲君之難爲臣之不易圖其難以求其易則舜禹之祗承協帝斯有不言之化天下有可封之俗也難者何也放勳重華文命之可書者也舜稱堯之爲君之難察言進賢而天下治稽衆無我所以知言而得人也窮民賴以收恤窮士用之得所而終以此得舜非稽于衆而善言無所伏者能至是乎益因舜之稱堯極稱堯德之大帝德廣運則天之德乾乾而不息者極天所覆無不被矣聖神文武見之事業不一而足蕩蕩乎不可名者

煥乎其有文章也則天之大所以受命於天也
帝曰懃迪吉初辛酉惟景電禘曰号戒才敬戒亾
宅失金庀宅迂于脩宅至于樂任既勿式去哀勿疑
疑懃勿戚百志惟戾宅奠衢吕千百姓出譽宅啞百
姓吕初己丑欲亾急亾亢三尸徠王

禹言順道之吉違道之凶如影響之應形聲有不期然而然者體物之不可違也益之進戒申禹之言爾敬戒無虞戒慎乎所不聞恐懼乎所不覩則何隱之見何微之顯而安有憂危之事乎典常不可失墜逸樂不可遊淫此敬戒之道也賢者專任

小人必斥作事謀始不爲嘗試之動則吾所欲必治此明百志以明民者也違道干譽賢者之過行也拂衆從欲小人之無忌憚也賢者之過齊乎小人之無忌憚者過與不及雖異過行害道其流有甚於小人者此不可不察也察此而惟中行之與行之無怠無有荒敗之失所謂柔遠能邇四夷所以來王也王世一見也五服之外終世一見王者王略之遠不以諸侯之禮禮蠻夷也益言百志惟熙四夷來王而明所以得之之道惟影響者如此命曰寢帝念才德惟善政政圣教民水火金木土聲

惟攸正惠勅庀厘生惟咏九珍惟敘九敘惟哥戒止庀休董止庀耄勸止呂九哥畀勿敷帝曰俞墜黍六咸六府貳豈允紂萬世兇賴昔粵珍

德政古無二道有德斯有政善政所以爲君德也三事六府出政之地立政爲民而已也六府六官也六官以五行稼穡名府六者治而民得所養矣正德利用厚生所謂三事三公之職也以禮食則得食民必待信以立和於三事則六官可得治矣正德爲民之極者利用成民之德者厚生受民之職者三者不和則不立和者中庸之至也三事

治六府修所謂九功惟敘也九歌之作所以敘九功也有休美之戒有威刑之董此九歌之義所以勸功而使之勿至於荒敗者敘之歌曲則其感人也深樂通人心九歌所以無敗道也地平天成由六府三事之治也九官治而養民之政咸正於德萬世有賴則天明地察之事其有不舉者乎六府官不詳見孟子稱禹治水益掌火稷教稼契作司徒則水火穀土之官可見攷以周制伯夷皋陶殆木金二府乎設官輕重隨時六府之名號象德之遺意爾

帝曰咨女命朕寔帝位忒十才式觀眊明劬勤女惟亞急抱朕幣禹曰朕惠它彛民不依咎繇邁蘇惠惠與各黎民衷由帝念才念茲至茲醒茲至茲名曰茲至茲允出茲至茲惟帝念玚帝曰咎繇惟茲臣庶它或干予正女徒士明予又剴呂彌又教昀予予紂剴昀予剴民叶予中昔與玚楸才咎繇曰帝惠它讐臨丁呂東衛勗呂寬罰亞及享賞延予垂宥過亡大剴故亡小臯疑惟輕玚疑惟重與元散亞咎繇失亞經野生由惠洽予民心茲用亞犯予大司帝曰昇予勿欲呂紂三已風運惟與之休

子路問政孔子告以先之勞之請益語以無倦業精於勤荒於嬉況任天下之重乎人老而衰舜倦于勤故以禹之弗怠而禪之也血氣衰而戒得舜視弃天下如釋重負其賢於人遠矣禹讓德之罔克民將不依皋陶德加于民民懷其德當時民知禹功知皋陶之德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克勤克儉不自滿假者惟帝知禹之功為德之懋耳告以傳禪而但稱其不倦言日新之不已也皋陶立德而民懷之禹為無得而稱之矣禹以德讓不伐而下從於衆亦告舜

勿忘皋陶之德而明種德成功之事誠能勿忘則舍之言之用之無所往而或忘矣念釋言出而不忘於是斯無須臾之離斯德之遠而於成功何有舜稱禹功而知其德禹讓皋陶之德而念其功功德無二非德無以成其功也邁遠也種德之遠不期近功而民承其德修身而天下平也臣庶不干於舜之正人協于中舜之所以從欲而治者皋陶知風之自也刑輔教者也教之不率而後威之以刑使民知德之依知刑之畏率德從善用刑所以為輔於教而刑以無刑為期也非舜皋陶之存心

孰知刑之爲德而德爲功之懋哉皋陶謂非己功
皆舜之功其稱帝德罔愆則民協于中爲舜率之
以仁也簡則易從寬則得衆釀賞薄罰使民樂善
而刑之畏眚災則爲肆赦怙終而加賊刑所以鞭
其後者如此而爲上者常欲記人之功忘人之過
必不得已寧失罪人以此好生之心明刑輔教使人
曉然而樂善所謂好生之德先協其心人人有士
君子之行矣將誰犯有司乎舜之君德如是則皋
陶之德非皋陶所自爲也舜稱皋陶之德皋陶
歸之於舜舜又歸之皋陶是非苟以相諛其道然

也后非臣罔輔臣非后罔克君臣同德所以爲有
虞之治也世之論用刑者不入於深則入於縱舜
皋陶明刑之說亦可少思矣

帝曰徠命洛水儆予成允成玕惟女取亨勤于畝
儉于家亞自滿假惟女取女惟亞矜死下莫與女爭
耐女惟亞伐死下莫與女爭矜予懋乃惠嘉畋丕續
死下麻數圣女躬女升億元后人心惟允衛心惟敬
惟精惟式允執手中凶亡中勿聽亞詢亡慧勿暮
可愛非罔可畏非民勗非元后何戴后非勗宅與守
畝欽才眷畋大位敬攸元可顓三棄朱窮死焚兇升

惟口出好興戎朕中亞再命曰枚卜彤臣惟吉中叨
帝曰命官占惟先蔽忠昆侖于元龜朕忠先定詢甚
僉同鬼神示衣龜筮叶叨几亞習吉命撝瞽瞽言志詞
帝曰毋惟女齔正月肸旦覈命于神宗衛百官鬱帝
出初

舜既因禹之讓而明皋陶之功又稱惟禹之賢則
皋陶為不足比成禹之善所以終讓於禹也允誠
也成允克誠也舜謂洛水為微於己為己未誠故
非誠己不足以成平水之功視繇之方命圯族而
績用不成則成允成功惟禹之獨賢也勤政約己

而不自賢惟賢者能之矜伐人情所同衆之所不
容也不矜不伐則所為日就而人將助之也何功
能之敢議邪禹之成允成功此聖人之事也懋德
丕績禹固有之舜因而賢之以為曆數在爾則禹
之大德為有所受命於天天予之矣雖欲不居可
乎道心而下傳禹之道也道心人心非有二心也
道心本也人心自外觀人者也人心本正千萬人
所同然者自外觀之則人各有心或險於山川矣
精微也惟精得所謂微者人心雖危誠則明所謂
道心則千萬人之心本一心耳寧有二道哉所謂

允執厥中中所以立道也誠執是中則萬國之歡心皆時中之應耳舜謂人心惟危禹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精心如此安有失其本心者乎凡人言與其所謀固當聽受而用不稽不謀於中德不可輕受之也此用中之道也百姓待君以治君藉百姓以有國可愛非君撫我則后也可畏非民虐我則讎也知此則民非謂君可愛而君非謂民可畏乎爲人上者可不敬慎矣哉修其可願所謂敬也君之所願在所以得民民之所願在執德之君動協於中則所願咸得矣此敬修可願也四海因

窮天祿永終虐用其民所以得罪於天也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興邦喪邦口之出好興戎也言之不再其言必有物也慎乃出話示大信於天下也孔子論政謂兵食尚可去而民無信不立舜之傳禹終以朕言不再命令之出可不稽於中惠乎禹求枚卜功臣不敢自賢於人舜言先定於心卿士庶民龜筮無不從者鬼神或依卜筮而告其可再三瀆邪禹固辭而後受亦終無以辭之也昆先也昆命元龜有以先之神宗考廟也舜受命于祖廟禹受考廟之不同者禹繇治水而得

帝曰資帛惟昔大耄亞衛女俎延命粵劣羣后斷
亏帝曰滌滌大耄咸聽朕命載兹大耄旦悾亞龔侮
嫚自取反衛敷惠而孚聖位民弃亞采无
斧止咎禘予吕尔耄士奉享罰臯尔尚一鹵心力元
亨大勛式宣耄民而命禘贊亏帝曰惟惠鍾无亾
遠亞届滿招損謙受禘昔无衛帝初亏厯山筮亏

畋日號泣于齔死于父母負臯引慝祇覲見瞽瞍
 夔坐藥瞽亦允薨王誠感神張絃大留命摻昌曰
 俞攸帝振袂帝鹵挺專文德翌于羽于兩階七魚大
 留盛

舜典終以分北三苗爲舜之事禹伐有苗在於受
禪之後則知堯舜受禪之後大政猶取決也受禪
之主行天子之事爾堯之禪也見於舜典舜之禪
也不列於夏書堯典爲虞史追書舜禪之後猶
有可書之政史記不得而同之也堯時三苗以威
虐而竄旣遏絕其後矣有虞之末又有三苗之叛

見三苗之非一姓也禹初受禪奉舜命而伐有苗三旬無功復以益贊而反禹之舍己從人不徇於名如此觀其誓命之語初非輕動不欲以力服人也征之而有苗叛舍之而有苗格聖人服人以德不忍絕民之命故舜之末世有苗叛命止於分北而已不然禹以濟濟羣后伐失民之三苗用至仁伐不仁其何不克之有苗猶逆命見禹之不極其鋒也弗率叛命也蠢無知而妄動也濟濟和靜也衆和且靜而又以一心力戒之者臨事之懼不輕用民之命也夫人心力分之則散一之則齊心

力之齊何功之不濟也有苗侮慢自賢即所謂昏迷弗恭也反道敗德所以親小人遠賢人而至於衆叛親離也奉辭伐罪所以恭行天罰天降之咎即來天下之兵也此而不克舜禹曾足以爲賢乎惟能克之而不忍威罰之行舜禹之功所以爲大也惟德動天至誠之感神也以惠服人無遠之不屈也天道虧盈而益謙滿之損謙之益皆自然之理而人有以得之也恃強大者多致傾覆然謹畏者雖弱必強天道如此謂衆之不足恃也瞽叟之頑如此舜在畎畝起敬起孝罪已感泣而謹於其

事瞽之進進於治不至於姦終於大順無閒然者
舜之夔夔謹敬所以感之至矣以匹夫而化行於
頑父盛德之至通於神明有血氣者無思不服苗
亦人類其有不知德乎班師振旅而歸所以誕修
文德也觀禹大會羣后誓師以伐有苗益言力之
不足服人而有招損之戒班師振旅不爲歸情之
可乘所以治軍亦爲有以服苗之心矣先王耀惠
不觀兵故雖兵閒亦有文德之事也誕敷文德躬
自治而薄責於人也舞干羽而格有苗內治修而
有苗適至耳征有苗而有苗逆命舞干兩階而有

苗格雖舜禹不能服人以力舜禹之德尤不欲以
力服人也有苗之役其虞夏之盛德乎益贊而不
怙於無功禹還而不疑於廢命禹益之拜舜惟禹
之從分北之功所以終舜典也干盾也羽翟也舞
者之所執也兩階賓階阼階之閒蓋中庭也以干
盾而舞于朝廷之上文事修而不忘武備蓋治古
之道聖人之所以服天下也歷山在濮州雷澤縣
舜耕漁之地也

咎繇謨

曰嚚乂古咎繇曰允迪序萬彙明罰

允迪誠道也厥德即所謂俊德元德也誠能自道厥德則心正意誠而身已修矣以此陳謨以此輔相未有謨不明而輔不諧者皋陶稽古以輔舜者用此道也堯舜之典禹皋陶之謨皆以粵若稽古冠之繼以放勳重華協于帝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允迪厥德謨明弼諧之語是皆虞史之法以所聞於其君臣之學與其德之著者筆諸篇端典謨所書亦不出此爾欲爲君臣而學不稽古舍二帝二后自修之道而求正君以服天下此數千歲絕不復聞唐虞之治也

帝曰俞如何咎繇曰昶睿身身攸思兇憊敘九族歷明勵翊迺可遠至茲帝擢昌曰俞

俞謂是也稱是而以如何爲問求其所謂是也皋陶稱美修身在慎思其遠者所以爲慎之也不慎則身不可得而治戒慎恐懼於隱微之際造次顛沛必於是矣用之九族則九族敘以治庶績則庶績熙勵翼所以勉功而輔治者庶明勵翼則事治而無已矣修身而天下平此邇可遠之道也天下公是其有加於此乎禹謂德言而拜之以言小而不可加也拜曰俞者稱其所是之是不復有二言

也觀臯陶之所是及禹之拜其言中庸大學之修身果不在乎多學矣

咎繇曰堯至知人至安民命曰舜咸熙庶民惟帝元雖
出知人則詰耐官人安民則憲黎民衷出耐嘉而憲
何憂虞鵠受何舉虞大留何曹虞巧令色弘壬咎
繇曰堯亦行大九惠亦元人大惠也曰觀采采
命曰何咎繇曰寬而舉柔而立原而龔商而敬擾而
忍臬而溫東而廉但而塞彊而訟彰身大憲吉才日
宣式惠夙夷浚明大冢日嚴祗敬六惠亮采大耄翁
衆專食九惠咸豈駿又至官百僚帶帶百王惟肯改

弓不屈歷績元冰無教脩欲大耄競競猷猷式日式
日万終亡曠歷官大形人元代出大敘大箕救成不
箕不憚才大艷大礼自裁大礼大盲才同墨叶龔味
衷才大命大惠不舫不彰才大討大臯不剗不庠才
政豈楸才楸才大聰明自裁民聰明大明曹自裁民
明曹達弓上下敬才大土咎繇曰朕也憲可底行命
曰俞也底可績咎繇曰予未有知息曰贊贊鬻才
孔子論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不知
言無以知人臯陶所陳邇可遠者蓋知禮知命之
事禹已拜其是矣臯陶極美安民之事在乎知人

道不止於修身固將以明民也禹歎知人之難誠然堯舜猶病其難知人固不易也知人在明惟明然後能器使人而有懷民之惠堯舜以朋比而有驩兜之放虐民而有三苗之竄且靜言象恭之惡難於壬人之戒能哲而惠其於數者何有堯舜惟能知其難也而有是事所以爲哲而惠歟禹言堯舜於此之難而求其所謂難皋陶美有德所以觀人亦以論人之德載采采者歷言九德之行事事詳之也寬而栗則不縱柔而立則不撓愿而恭則不倚亂而敬則不惰擾而教則不流直而溫則不

絞簡而廉則不蕩剛而塞則不剝彊而義則不他九德之端人皆有之然非學以成之則皆歸於所蔽而不可與入德明斯九者是謂中庸之至九德成事而動罔不吉矣達於三德日敬明之可以有家而爲大夫兼修以明庶功可以有國而爲諸侯合所以治國家者而大施之則九德成事賢人可得而用修道之教人人有所師法無適非道故雖五星莫不順軌而庶事有不修乎斯言九德之人可以彌綸天之道而贊其化育也九德內備於己用以觀人之行隨其短長而用此官人之道也

教當平聲讀之無教無使也有邦之君無使有逸
欲之好幾微之事仍日全來非儆戒以須之差之
毫釐繆以千里從微至著禍有不可勝言者矣易
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投幾之會閒不容
髮使惟逸欲之好忘其儆懼斯有後時之悔吝安
有先見之吉萬幾之衆況不止一事乎庶官以人
代天故須分職乃濟典禮刑賞四者皆本天道庶
官奉若天道所以爲代天也五典五刑見舜典五
禮吉凶軍賓嘉也五服天子一等公一等侯伯卿
士二等子男大夫一等士諸臣一等人事之盡即

天理所在代天之道因人事而爲之典禮刑賞同
敬合恭所以行典禮者非和於衷無以行之也和
衷人心所同然者也刑賞亦人心所同而於典禮
言之典禮上下通行賞刑爲政之事也政事之懸
由刑賞之當也夫天依人而行待人而成天之聰
明明畏人皆有之反身誠之則人之聰明明畏一
皆應乎天矣威在我者也明畏在威者明威在己
而明畏在物所以與於天道而爲天工之代也天
子庶人一是達於上下之謂也惟知此也可以知
人而安民也敬哉有土凡有國者不可不敬也前

言九惠之事即知人官人者至於無教逸欲以下
皆安民之道也皋陶告禹以己所稱安民之惠可
底而行禹亦美而然之故皋陶自謂未能知之思
欲進成之而已知之未足以臻其至思欲贊贊襄
哉不底於成不已也在易乾之象曰終日乾乾反
復道也此文王所以純亦不已皋陶迪德以明謨
者也史稱皋陶允迪厥德謨明弼諧一篇所陳亦
若是而已矣

菽槐

帝曰徠命女亦昌○命摯曰紀帝予何○予恩日

孳孳咎繇曰号如何命曰泮水滔天灝灝襄山襄陂
丁民旦塾予甕三甑隨山栳木泉菽敷厯蘊會予泱
九川距三棗容々○距川泉槐羽敷厯蘊會予泱
舉○亡愧居丞民卓○糗万○亩○廷○又咎繇曰俞○帝女昌

○

益稷亦謨例也書無益稷之謨獨以禹稱益稷之
助遂以名篇虞夏之間禹皋陶益稷勲惠相次皋
陶先以德著益稷佐禹之效得禹言而後彰書以
益稷名篇見其功之亞於禹皋陶也禹不伐而歸
功其佐所以成禹之功歟舜求禹之名言禹美帝

之求言而言無可言者我惟念慮不倦以勤於事而已勤者功業之所成就然而勤於無用猶無益也皋陶稱歎求其孜孜之說禹言洪水平治惟勤而後有功四載舟車橈楫行於水陸泥山者泝水滔天人獸雜處疑若無可爲者益爲虞官故禹得乘四載隨山刊木驅猛獸以進民之安食棄爲后稷故禹得濬田閒之水通於大川又決九川東至於海使民得以播種食力民無水患而有水旱之備復爲轉易以通有無其民所居者化得以安居食粟而天下大治惟勤不怠始若難而終易矣禹

之勤民如此何暇於無用之勤乎皋陶美而師之明於禹所謂勤知言之爲事矣鮮安也橈今踏屨狀類小舟有几憑身處後以行塗者楫脚澀子也今人塗淖則施之屨下登則去後降則去前者命曰髡帝咨嗟聖位帝曰俞命曰安女止惟筭惟康并攷臬惟鍾丕應僉忠呂昭叢上帝天丕申命庸休帝曰吁臣才以才以才臣才命曰俞帝曰臣作朕股左耳目予欲左右士民女翊予欲宣力三匹女爲予欲觀古人出爲日月星辰山龜蓍蟲筮佾宗彛燿火飴黼黼黻絺繡呂丕采彰食弓丕色徒舫女明予欲

脊六律又聲八音聖乳召呂出內又女聽予真女
攷女亡面刃還大迻欽三公歷頑讒說衆亞聖
疾呂明出遽呂記出書用戡才欲竝生才五呂內
昔而颺出威剗承出暮出不剗畝出命曰俞才帝
矣出丁皇于棄嶠峇生万亩黎獻共惟帝臣惟帝
舉傳內呂明歷呂形車航呂暮誰敢亞攘敢亞
應帝亞昔專同日喪宅形亡若丹絳暮惟嫚廷是好
界獻是徙宅晝夾額額宅水行舟棚奎于冢庫身
立予剗衆昔娶于金山辛壬命呂呱呱而泣予亞
學惟荒庀土形邳歲又航皇于千以十式帝外

薄三衆咸建又兵各迪大形留頑亞即五帝元志才
帝曰迪朕惠昔幽形惟敘咎繇已祗身敘已食爲剗
惟明

益稷之書論虞帝得人之盛舜禹君臣之論蓋其
本也在位庶官也慎乃在位官人之道也人主所
當日孜孜者舜是其說故禹推明官人之道謂莫
先修己安止即安安也於止知其所止則幾微之
動吉之先見者皆得之矣求賢自輔必無讒諂之
人身之修輔之正則可以從欲而治受天之佑必
將自此作也舜稱臣鄰之說語君臣之相依也以

言治己之道猶仰臣鄰之輔故謂臣爲己之股肱耳目左右有民教養之也宣力四方維持之也是豈一人所及必假臣鄰之輔分職而治君臣一體而後可者也古人之象所以昭示後世使人合三才之道被之於服用得於觀感而化者日月山龍雉皆繪衣飾器之象藻火粉米黼黻絺繡飾裳之象蓋以五采相宣成色施之衣服以別上下以觀象法此禮之用也孔傳日月山龍華蟲粉米是也其言黼作斧形黻兩己相背未盡星辰蓋北辰也藻爲穗草火以圓白黑爲黼青黑爲黻皆五采成

章爲絺繡之文耳絺暑服繡冬服古者冬裘夏葛絺繡是也六律兼律呂言之也黃鍾生林鍾太簇生南呂姑洗生應鍾蕤賓生大呂夷則生夾鍾無射生中呂皆上下相生陽爲律陰爲呂律呂皆六稱六律者呂和律之聲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金石絲竹土木匏革也皆樂之具也忽絲之微也毫釐眇忽十十相乘而成分者聲音之微非審察之莫得其正正音不辨樂不可得而治矣治忽審微之至此制樂之本也五言五方之言聲詩之旨也樂和而後聲詩可得而聽禮樂之大非臣莫

之舉也傳謂禮樂法而不說汝明汝聽蓋所謂法非人不能明聽之也徒存聲象而不通其意不過觀聽之美耳前民政而後禮樂者天下治而後禮樂興也內外之治必假臣鄰之輔不能正君之過亦何取焉面從而有後言非君臣一體之意輔導之事寧若是邪四鄰指言左右前後之臣曰欽四鄰人君之所敬於其臣者爲此道也庶頑讒說戾於此道者射侯之說以準的之教施誠意之學而有君臣上下之辨使之得以自明又爲扑教之刑使之知過自勉書以記其積累善惡是皆欲以糾

正其失而歸之道期與並生而已工歌時颺以感其內明至道者有受用之勸違者有威刑之戒凡以鞭其後耳夫庶頑讒說人之所惡聖人不惡姑爲教之有射侯之明榘楚之痛又使工師相規以感其內使之心動而化服從欲之治庶頑之格非安止而弼直以行其教化其何以至此乎禹曰俞哉甚然其言也申言舉賢之教必使四海之內賢人皆得而舉且以天下之大賢人之衆人君爲能舉之則人才不可勝用有功有德皆受車服之賜則人人將爲士君子之行莫不謙遜以承上惠矣不

以是道大同天下之視聽人將何勸所以日進於無益之事也人不可爲丹朱之傲樂於逸遊安於囂訟無朝無夜以耽燕樂於內不得嗣堯而有天下禹常以此自戒不遑暇逸故娶妻四日即行治水過門不入聞兒啼而不顧五服之內絕長補短成五千里一州置十二師五國一長則一師十長以啓迪諸侯之功伐有苗猶不受職爲之誠不易也可不念乎舜言輔導已德禹言是賴臯陶方謹是道垂象典刑使人觀感而化苗頑非所患也患不能式序爾觀舜禹君臣之論反覆於官人之際

未嘗不以修身爲本舉賢惟急教化禮樂必由此而著見又終之以無倦其不可加矣乎塗山在濠州鍾離縣許叔重說即會稽也在今會稽縣近是夔曰夔擊鳴球搏拊箏簧以祖考祖考來感於圓至位羣后惠撫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簫呂閒鳥獸膺膺箭磬九成羽皇徠儀夔曰寅予擊石故后百獸衛罔屋邦允鰭帝暮廷哥曰敕元之命惟昔惟勞罔哥曰股左歎才元嘗起才百五股才咎繇擗手瞽瞍颺曰念才術廷興豈峇卨憲欽才婁卨卨戚欽才卨賡觀哥曰元嘗明才股左負才歷豈康才又哥曰元

管敢胙才股左懷才万隻墮才帝摻曰俞逞欽才

虞書自橐飫以上皆舜之政二謨益稷詳於諸臣之事益稷之末又以歌樂終之孔子謂成於樂故舜典九官之命亦言樂之效也夏擊祝啟也搏拊宮架也鳴球玉磬也弦歌以上皆堂上樂下管謂笙簫之類鼗鼓鼙鼓也鏞大鐘也堂下之樂亦有祝啟爲之合止上言夏擊下言合止互見之也堂上作樂而祖考降羣臣賓客揖讓合節堂下樂成而鳥獸舞鳳凰至中和之至感化之極也此雖成功之效亦夔治忽之賴也動天地感鬼神者莫

善於樂故律命母則子應發聲而音隨天道之自然不可以意知者在舜之時九官咸事而夔爲之治樂其效如是其他蓋可知也鬼神之感人固無得而見揖讓之至閑於儀者皆能中節至于百獸聞聲而舞鳳凰應成而來斯豈人所能爲鬼神享之羣后德讓於此定無疑矣夔明治樂之本不在於律而在於治百獸率舞雖感於樂而動樂之和也誠在乎百官之和人和而後樂成先王作樂之道也虞賓國賓丹朱也祇見而瞽叟底豫教成而丹朱德讓有虞氏之禮樂所謂至誠感神者乎舜

感樂成之効歌所以奉天者在於及時知幾天子知幾而時中非四鄰莫之成也臣悅於是所以起發君上而百事用之以治乃歌所謂即奉天之事也臯陶颺言以謂臣得盡其事在君上之賢否凡興作事當謹修其在我屢省乃成究觀其豫定者即所謂安止也內無先定之豫則不足以興事然而豫定當審此又不可不慎惟欽惟敬而後克之載賡之歌所謂明者此也夫君明則臣良而事罔不治不務乎其大者汲汲乎其小者以侵百官之職則百官避罪苟免而百事至於墮廢本以求治

適以致亂不明於爲君之道非所謂慎乃憲也萬世之戒其有加於此乎元首股肱以言君臣之一體相資成務偏廢則失之矣曰往欽哉言敬之不可忘也舜由在位而有二十二官之命終五十載無有遷徙致治之美上動鬼神下至草木鳥獸罔不咸若本諸安止知人君明臣良而有無爲之化人君之道於有虞氏書見之矣嘗謂三代而上其治以禮樂爲急禮以明物非樂無以成之後世禮猶有時而行由詩之亡樂道微矣虞書敘九官則勸之以九歌命典樂則使之教胄子其論音律則

謂在於治忽以出納五言其化庶頑讒說則以工
師納言時而揚之至敘九官之效益稷之書惟以
樂事明之賡載之歌見乾乾之不已者禮樂為治
之本可以反復而見後世忽略不以為意宜無唐
虞之盛也

書古文訓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三

永嘉薛 季宣

命貢

憂書

命專土隨山栞木奠高山大川冀以无飢壺口乳梁
及嵒无攸太原望于嶽易尊褒底績望于臬章手土
惟阜隴手賦惟上 一 鎔手田惟中中恒衛无刃大鱗
无筵島尸笈舩夾右層后入于河

禹治水在唐虞閒舜肇十有二州之後而禹貢為
夏書者治水之後十二州復為九故虞書九共州
自為篇其平貢以別九州皆禹之事而舜無與也
孔氏傳謂禹以是王故禹貢為夏書考之於序蓋

夏史追記禹蹟書其任土作貢之本末自爲夏書之首非如諸儒之說爲孔子遷其篇第也敷土行水也禹之行水先有規模隨山刊木以通其道定高山大川以導其流敷土之事規模先定者如此冀州不言疆界所至王都所在以四境見之也水之患無大於河患冀州東充南豫西雍三面臨河碣石又河下流且其地在京圻敷土固所先也壺口山在今慈州吉鄉縣梁山在同州韓城縣而乾州好時縣亦有梁山在邠岐閒非禹貢之梁山也岐山在鳳翔岐山縣太原春秋亦曰大鹵在太原

榆次縣嶽即霍泰山也今晉州有岳陽縣在嶽南覃懷古河內地今爲懷州武陟縣濁漳水出潞州長子縣東至磁州武安縣入清漳清漳出平定軍樂平縣合呼沱易水東北至滄州清池縣入海清漳即衡水也恒水出中山曲陽縣東流合滏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衛水出真定靈壽縣東北合呼沱過信安軍入易大陸地在河北河道未改諸水皆入河也島夷海上諸夷濊貊肅慎之屬碣石在平州石城縣梁山在河上岐山在渭上禹平冀州水患先治壺口通梁岐水道則冀州上游水患

已去復定太原岳陽諸川而覃懷以東衡漳以西
因可致功土色既辨種植有宜而賦稅爲可作矣
白壤白土也白土最肥賦上上錯雜出第一第二
等賦厥田中中地高下適中也都畿有賦而無貢
先賦而後田者貢者諸侯之貢圻內固無之矣京
師百用取諸圻內冀州賦稅不一而足非若圻外
之賦專以田爲準也賦上上錯而田中中者地之
肥瘠不係乎田之高下高下以施地力之政賦稅
視肥瘠爾恒衛治而大陸之地可以耕作記於田
賦之後者冀州河患爲大二水以餘力治之也島

夷以皮爲服之國來王之道由碣石之道循海入
河至於冀州云夾右者海壩在其左也禹貢冀州
而及梁岐之治互見之爾傳稱禹鑿孟門儒者多
未之信夏書旣載壺口不可誣也

洧河惟汾以九河无道黽黽无界雍沮洳同桑土无
蠶是卒匹瓦土阜土黑墳耳中惟蘇耳木惟條耳田
惟中下耳賦貞徒十十式鄴邠司阜貢黟絲耳棐莢
亥浮亏洧潔達亏河

濟水出洛州垣曲縣王屋山東南入河合河流爲
滎澤南入鄭州滎澤縣東南流至青州博興縣入

海王莽時旱不復分流河滎澤至河舊道遂涸九河自魏州貴鄉縣東北分流徒駭太史馬頰胡蘇潔河鈞盤鬲津今皆在棣德州北接永靜軍滄州界覆鬴簡河今亡其處大名有澗溝河故道九域圖謂九河之一當是簡河以漢河堤都尉許商之言考之九河間纔二百里覆釜在胡蘇馬頰間當在瀛州樂壽縣南永靜之東光縣北簡河在潔河北胡蘇南當滄州南皮縣界而東光界有簡城蓋其處也鬲津漢在鬲縣今德州安德縣滹沮二水入雷夏澤皆在濮州雷澤縣水經以河出瓠子爲

滹非也潔水自開德朝城縣受河至青州博興縣入海河渠書禹釃二渠引河潔其一也兗州東南距濟與青豫分界西距大河中州兗地最平河患尤甚畿甸稍定即首及之禹疏九河以宣其下流定雷夏以瀦其川澤水無橫流泛溢之患然後蠶桑之土皆復其舊丘居避水者降居於平地矣蘇茂也條暢也草木暢茂見黑墳之宜草木也貞無交錯之名也九州之賦交正庶土用相補除冀州上上錯豫州錯上中爲一等荊州上下揚州下上上錯爲一等青州中上徐州中中雍州中下而梁

州下中三錯爲一等兗州正出本等無補除也以
平川而有河患治之誠有不易十三年而後定爲
力非諸州比矣貢諸侯之獻篚物之輕細藏箱篚
進之者賦田賦也浮水運也兗州朝貢之道或浮
于濟或浮于漯以入于河而達冀州不言冀州舉
河而冀州可至矣

海岱惟青以碣石无砦惟留丕遺耳土阜墳棄顓廣
斥耳田惟上丁年賦中上年貢鹽絺棄物惟鎔代畎
絲臬鈎窠怪后萊尸廷母耳棐禽絲浮于汶達于泲
岱岱宗也嶧夷海隅諸夷虞書暘谷之地今登州

也濰水出密州莒縣濰山北東至青州博興縣入
海淄水出淄州淄川縣原山北至濰州昌邑縣入
泲岱畎太山之谷也萊夷今萊州汶水五源皆出
奉符縣界至鄆州中都縣貫鉅野澤入濟青州西
界泰山東漸于海嶧夷海上先無水患旣得而略
其所導者濰淄而已海濱多斥鹵之地鹽貢之所
出也海物惟錯所貢之不一也萊夷地宜畜牧水
患除而後牧可爲也屢絲山桑之絲萊夷之貢此
一種也青州貢道由汶入濟濟固達于河矣

兼岱及淮惟徐以淮沂入蒙羽入蓺大壑无艸東

遷底秀阜土赤戴墳中木蘄苞阜田惟上中耳賦中
中耳貢惟土五色羽畎憂狄嶧易孤杲泗顓浮磬淮
尸玼珠泉魚阜斐。鐵縞浮弓淮泗達弓潁

淮水出唐州桐柏縣東流至楚州鹽城縣入海沂
水出奉符新泰界之艾山南至淮陽軍下邳縣入
泗蒙山在沂州費縣羽山在沂州臨沂海州朐山
縣界大野今鉅野澤在濟州鉅野縣張華說東原
漢東平郡今鄆州也嶧山在兗州鄒縣淮揚下邳
縣有葛澤山說者以爲嶧山非也嶧山殆無土壤
故山陽孤桐可貴耳泗水出兗州泗水縣至淮陽

宿遷縣南入淮磬石山在下邳縣北去泗四十里
泗濱之地不必定在泗上潁水分濟自興仁乘氏
縣東至單州魚臺縣爲潁澤入泗淮夷大彭徐戎
之屬徐州東海北岱南淮西與豫州以潁濟分界
淮沂之水旣治則蒙羽之田可以種植大野爲水
之會而東原之患已平漸長也草木漸苞有包之
果多長生也土貢五色所以作社者夏翟雉羽也
出於羽谷孤桐琴材也取於嶧山之陽浮磬磬石
泗濱磬石今皆浮生地中不根著也蠙珠出淮夷
之貢暨魚并蠙魚貢之也山海經文魼之魚背如

覆釜鳥首蛇尾是生珠玉今鰕魚似之鰕魚又名
決明珠之所生蓋蚌屬也其枯魚可致遠說文引
宋弘說蠙珠珠之有聲者未詳玄色也徐州水所
宜染織縞素之細者其筐玄及素也貢道言潁而
不言河濟言河濟之遠達潁而後通也

淮衆惟揚以彭蠡元鵠易鳥鵠屈式江无入振泉底
正箴蕩无專耳中惟天乎木惟簫乎土惟廷屋耳
田惟丁丁乎賦丁丁上鎔耳貢惟金式品瑤瓊箴蕩
出革羽旄惟木島尼卉舫耳裴裁貝耳苞橘柚錫貢
浴兮江衆達兮淮泗

彭蠡澤今鄱陽湖在南康軍都昌縣震澤今太湖
在平江吳縣三江不勝異說舊云江自彭蠡東分
爲三旣妄又曰南江在吳江中江在陽羨北江在
毗陵在毗陵者今即大江陽羨吳江但一江耳韋
昭謂松江浙江浦陽爲三江蘇氏以大江爲中江
漢爲南江彭蠡爲北江皆誤也職方揚州三江即
大江吳江浙江禹貢三江震澤下流自爲三江耳
酈道元說松江奇分謂之三江口引吳越春秋范
蠡乘舟出三江之口此別爲三江與職方稱謂相
亂庾仲初吳都賦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

海爲婁江東南爲東江與松江而三以攷禹貢震澤之文爲得之矣案吳地記東江東南爲谷水即今松江東蘆瀝浦至秀州鹽官界入浙婁江今爲顧浦在平江崑山界近世治田多築湖爲圩岸漕堤壅斷震澤而三江遂廢瑤今珽字蜃甲似玉者琨石之美者惟金三品銅鐵錫也卉今蕉葛木綿之類織貝吉貝布也島夷朝鮮甌貉之屬今南方夷獠俗猶服吉貝布揚州北界淮東南距海雖大江下流江患已少其上流諸州如豫章貢贛盱塗南蜀湖漢彭鄱修餘諸水皆匯彭蠡下流諸川如

荆溪雲茗諸水皆會於震澤彭蠡未定則今江西諸水泛溢太湖不泄則今浙西之地昏墊彭蠡爲水之會而南方洲島所在安宅三江入海震澤遂無海患今浙西多水患者由三江之不入耳篠竹箭也簞大竹可爲榦者揚州地多篁竹大木之下厥草不茂山多大木故草夭而木喬也敘篠簞之事於土色之上者竹木產於丘山非塗泥所出也包果實之傳皮者橘柚之屬也錫貢不常入貢錫命乃入貢爾汭浮水而下揚州貢路自江順流入海又自淮泗入潁沂沛入河傳謂吳王夫差始通

邗溝以禹貢考之淮南虞夏之間無水道也

初及臯易惟荊以江滅翰宗于衆九江孔殷沱涔元
衛云土寢徒又耳土惟廷屋耳田惟丁中耳賦上丁
牛貢羽旄以革惟金式品柎榦栢柏砮磬丹惟篚
簠枯式耑底貢耳名苞匭菁茅耳棐。○纁璫組九
江內錫大甕浮于江沱涔滅俞于衆望率河

荆山襄陽南漳縣衡山即南岳也在潭州衡山縣
漢水出秦州清水縣至漢陽軍入江九江潯陽記
云白鳥江蚌江鳥白江嘉靡江畎江廩江隄江茵
江皆在潯陽南張漬九江圖曰三里江五畎江鳥

土江嘉靡江白蚌江白鳥江茵江沙提江廩江參
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會於江
口終於桑落洲鄂陵亦曰西陵今鄂州武昌縣潯
陽今蘄州東南古蘭城也桑落洲在江州德化縣
禹貢過九江至于東陵以古西陵縣隱測東陵之
地當漢廬江西界今漢陽蘄州間也鄭氏說殷多
也九江從山谿所出甚多言治之難也孔穎達引
漢志九江在潯陽南皆東合爲大江言各自有別
源非大江也自江以南水無大小皆呼爲江案今
武昌潯陽江多分合無他水名江者鄭說非也沱

潛二水古說發源於蜀與江合流復為荊州之沱
潛未之詳也爾雅水自江出為沱漢為潛漢志夏
水自華容分江入沔說者以為潛水華容今監利
也今江陵松滋枝江分三十餘派流復合曰策籬
潛港在江陵公安縣案雲夢之地凡數千里待沱
潛之地而後定沱潛不必專在二處凡今江漢之
閒夏水泛溢之地川流非一蓋皆沱潛故道不可
考爾雲夢楚澤通名跨江南北司馬相如說方八
九百里漢志雲夢澤在華容南西陵偏縣皆有
雲夢官郭璞說雲夢今巴丘湖蓋岳州巴陵之洞庭

也孔穎達以為江南之夢宋永初山川記引魏武
帝遺吳主書赤壁之役因過雲夢澤中有大霧遂
失道為證韋昭說雲土今雲杜縣屬江夏杜預說
南郡枝江縣華容縣皆有雲夢郭思說江北為雲
江南為夢鄭樵說謂左傳楚子濟江入于雲中今
監利玉沙景陵等縣田于江南之夢今公安石首
建寧等縣案雲夢地在今江陵以東蘄黃以西豬
澤不一故以雲夢兼稱之耳今雲夢縣屬德安府
復州景陵縣有古雲夢城荊門軍長林縣德安安
陸縣岳州巴陵縣南皆有雲夢而左傳書曰江南

之夢則江北不得專名雲矣字書江波爲濔艸澤
爲夢雲夢謂水草間也樂史寰宇記雲夢澤半在
江南半在江北其水中平土高丘半出爲得其實
春秋文耀鉤謂大別以東至雷澤九江衡山皆雲
夢地西奄荆岳安復東包江淮誕矣荆州北界荆
山南踰衡山江漢所道下疏九江之衆沱潛旣循
故道則雲中土出而夢澤安治矣羽毛齒革貢於
荆揚者犀象旄牛雉鳥皆南方徼外之產也杔古
椿字栝古檜字榦檀木也砥礪石之美者硃石箭
簇也丹朱砂也筩簞竹名栝亦竹也材中矢簞一

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三國各有所產故貢之耳
名包洞庭橘柚之類匭當時工作此器菁茅三脊
香茅也劉蕡說今辰州盧溪縣包茅山出三脊茅
晉地道志縮酒香茅零陵縣貢之玄纁水宜此色
璣珠之不圓者今荆州多蚌珠不足貴也組綬屬
當時工織組也元龜出於九江之水然不常有有
之足以爲瑞謂之納錫受天之貺而納之天子也
荆州之貢由江沱潛漢者各從所便至豫州境陸
行踰洛乃至于河曰南河者在冀州南猶其西爲
西河也

荊河惟豫以伊洛渰澗无入于河滎嵒无罍道荷泉
禮盟罍阜土惟舉丁土墳壚阜田惟中上阜賦鎔上
中阜貢剏臬絺紵阜棐鐵續錫貢磬鎔泠于彛達
于河

伊水出虢州盧氏縣熊耳山東北至河南洛陽縣
入洛洛水出商州上洛冢嶺山東北至鞏縣入河
澠水出河南縣潛亭東至偃師縣入洛其支流自
河南入澗澗水出河南新安縣東南至河南入洛
滎波在鄭州滎澤縣界首受河水自王莽時旱
涸鄭康成說已為平地滎陽人猶謂其處為滎播

孟諸在應天虞城縣豫州南荆山北界河東南
淮濟伊洛澠澗皆導入河河流南溢滎澤為之都
會河澤泛濫導使被覆孟諸而豫州水患定矣豫
州水有二等壤不言色非一色也墳壚土脈疏而黑
者蓋下色也臬麻也絺細葛也紵苧也續綿也磬
錯攻玉之石也貢道由洛入河

萼易黑水惟梁以汶嵒无藝沱泚无衢蔡蒙戾秀呀
厓底續阜土青驪阜田惟丁上阜賦丁弟式鎔阜貢
璆鐵銀鏤砮磬熊罴狐狽戴笈鹵頃因桓是徠浮于
泚俞于涵入于渭商于河

汶古岷字岷山亦曰蜀山在茂州汶川縣江所出
曰汶江蟠冢山在秦州清水縣一在大安軍三泉
縣沔潛之所出也沔水即漢江上源沱江自永康
軍導江縣分江東至眉州彭山縣入江潛江漢志
出漢中安陽縣潛谷入漢禹貢稱逾于沔非達沔
也桑欽水經又有沔水出漢中南鄭縣至沔陽縣
入漢亦非是又一潛水自沔陽潛流出巴郡宕渠
通置山大穴鄭玄謂禹疏通為西漢水庾仲雍謂
墊江別江出晉壽縣者為潛其南源取巴西者為
西漢郭璞劉澄之說與鄭合其實非也今嘉陵江

水一源出大安軍三泉縣蟠冢山一源曰西漢者
出清水之蟠冢與嘉陵合流入蜀至恭州巴縣入
江亦有漢沔漾水之號即所謂潛也三泉縣亦有
蟠冢山者大抵蜀西之山皆岷隴東之山皆蟠冢
也禹貢浮潛逾沔入渭為益州貢路惟嘉陵江水
當之耳蔡山在雅州嚴道縣諸葛亮征蠻至此而
夢周公更名周公山蒙山在雅州名山縣和夷今
雅州徼外和川諸蠻瑯古球字說文以為玉磬鏤
剛鐵可為鏤者織皮緝毛為皮以皮為裘今胡服
猶然也青黎土青黑色下中三錯之貢補中上中

中中下也梁山北界華山南距黑水黑水今瀘水也漢志符黑水出南廣縣汾關山顧野王云即黑水非也酈道元說黑水亦曰盧水若水馬湖江出姚州徼外吐蕃界中東北至敘州宜賓縣入江唐天寶中更名阜江南廣今敘州南溪縣蓋合流耳今岷山東峰大面山下亦有黑水蓋一小溪不足以爲州界漢中又有黑水在梁山北界非禹貢所謂梁山之水也自岷導江自嶓導漾皆從上源治之疏其下流又通潛沱以行之則蔡蒙之野和夷之地無復水患而可以平治矣旅野生之物也周

禮旅師主野事旅平草木得其性耳西傾因栢是來舊說謂栢水由西傾而來至潛非也栢水出洮州臨潭西傾山北流入河西傾今名西強蜀漢無別栢水蓋熊羆狐狸織皮之物出西羌自西傾因栢水而來入蜀道爾西傾之栢不至蜀漢也益州貢道逾沔入渭而後絕河蓋兩遵陸而後渡河入冀亂絕流也

黑水鹵河惟雖以弱水无鹵涇屬渭内剗沮无羽澧水粵同荔栳无茨弁率悼勿望于鳥鼠遙留底續望方澼埜式无寔式留丕敘手土惟灸舉手田惟一

上手賦中丁年貢惟璆玲琅琕浮于穡后墮于龜門
鹵河劣于渭內戴笈昆侖斯支渠陂鹵戎即敘

黑水出甘州張掖縣南至三危經徼外入南海弱
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甘州刪丹縣西至張掖
縣合張掖河其水力不勝芥然可以皮船渡水之
異者也涇水出渭州平涼縣筭頭山東南至永興
高陵縣入渭汭水出隴州汧源縣東流入涇渭水
出熙州狄道縣東北至華州華陰縣入河漆水出
鳳翔普潤縣東南至扶風縣入渭又一源出邠州
新平縣入涇以禹貢會漆沮者考之皆非是水涇

沮水出北地直路縣至焉耆殺胡縣入洛北地分
邠州殺胡耀州華原縣也酈道元說沮水東至池
陽縣分爲二流其一濁水俗謂之柒水又謂之柒
沮至白渠復合注洛關駟以爲漆沮之水案宋敏
求長安記引孔安國說漆水一名洛水出同州白
水縣至富平合沮水爲漆沮水亦曰在川水至櫟
陽入渭池陽今耀州三原縣華陰屬華州澧水出
永興鄠縣終南山北至咸陽入渭荆山在耀州富
平縣終南太白山也博物垂山也皆在永興武功
縣烏鼠同穴山在熙州狄道縣瀝野在涼州姑臧

縣今曰野豬澤三危在沙州燉煌縣平居海說在瓜州東南非也樊綽說麗水自南沼羅些城三危山南流至驃國入海以爲禹貢黑水然去雍州遠矣三危蓋三苗分北之地積石山在河州枹罕縣龍門上口曰孟門山在慈州文城縣下口龍門山在河中龍門縣昆侖山在唐吐蕃界莫賀延磧尾析支水名漢曰賜支在金城郡河關西今西寧州諸羌唐党項吐蕃渾地也漢朔方有渠搜縣朔方今夏州朱膺說涼州古渠搜國水經渠搜縣在朔方東非故國也雍州西盡黑水東界西河水皆

東流惟弱黑二水西注禹之治水先道其西又而後可以專意東鄉涇汭漆沮澧皆順流屬渭而注于河則汾河渭之地荆岐南北無復水患終南博物鳥鼠同穴西達瀦野原隰無不平治三危既定而竄三苗之族皆得其所此言關中水患皆由河渭河渭治而關中定矣琳美玉琅玕舊說石似珠者今海中有青琅玕珊瑚屬也玉今出於西戎而京兆藍田亦有之雍州貢路自積石乘河而下其東出於渭水凡有二路皆會西河昆侖析枝渠搜皆服皮毛之國種落散漫微弱不復制其朝貢

就撫之耳即敘敘其國之小大使之親睦不以遠人疲弊中國又使各得其所虞夏之略異於後之經理西域者矣附其事於雍州之末不在貢路之上者或處黑水之外五服之表謂之西戎非雍州之域也

衛岍及嵇山于劼山俞于河壺口雷首山于太岳底柱所城山于王屋太行恒山山于層石入于棄鹵頃朱圉鳥鼠山于太攀熊耳外方杲柏山于倍尾衛嵒冢山于劼山内方山于大別嶠山出易山于奧山過九江山于傳淺原

岍山秦之吳岳在鳳翔天興縣岐山在岐山縣荆山在富平壺口在吉鄉雷首山在河中河東縣今曰三山太岳即霍太山底柱在陝州陝縣析城山在澤州陽城縣王屋山在絳州垣曲縣太行山在衛州河内縣恒山北岳也在中山曲陽縣碣石山在平州盧龍西傾在臨潭朱圉山在秦州大潭縣亦曰白巖山鳥鼠同穴山在狄道太華山西岳也在華州華陰縣熊耳山在虢州盧氏縣外方嵩高山即中岳也在河南登封縣桐柏山在唐州桐柏縣陪尾山在德安安陸縣今曰橫尾山嶓冢山在

清水荆山在南漳内方山亦曰章山在荆門軍長林縣大別山在漢陽軍亦曰魯山地說誤謂漢水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左氏春秋楚軍拒吳自小別至於大別小別山在漢川縣界蓋甌山也漢川南又有内方山雖漢水所經不如是之近也嶠山即汶山也衡山南岳也敷淺原今曰博陽山在江州德安縣河渠書禹通九道自班固馬融王肅言禹導山有岍西傾蟠冢南北中三條之說鄭玄益以岷山廣爲正陽次陽正陰次陰之四列謂山之脈絡雖江河不能斷其說固有證然未之詳也舜

典封十有二山濬川周禮兩山之間必有川焉書序禹別九州隨山濬川則是禹之行山利導其水如舜之計未必窮地脈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小小川流固可因治之也其事煩碎不可盡錄故所見者高山大川而已鄭氏四列爲是然其名非古要爲導山之徑所見九道者耳記別九州又記導山及川之事經緯以詳之也

道弱水望于合黎餘波入于汭沙道黑水望于式召入于卑聚

合黎山亦名羌谷在甘州張掖縣西北流沙澤舊

說爲居延海在張掖東北徼外一千六百里以旣西之文考之非也流沙大磧也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名弱水至合黎與張掖河合曰黎水覆被流沙之後因不復究黑水自張掖至沙州燉煌縣經三危山流出徼外書謂南流入海其當時之所見邪夏之西境極於流沙而知黑水之所歸則當時即敘之戎大略爲可知也凡言導者水行舊道由地中行也

道河磧后望于龜門幸望于礪會東望于底柱又東望于盟離東過彖內望于大岷北過洛水望于大

饒

又北羽爲九河同爲首河入于衆

河源之說尚矣皆茫昧不了唐長慶中薛元鼎使吐蕃自成紀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磧尾曰悶摩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昆侖也東北流與磧石河相連隱測其地蓋劔南之西河源澄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則濁其說最可信華陰河渭閒也底柱在河中流最爲險阻孟津在絳州垣縣洛汭河南鞏縣界大伾山水經在成臯北許慎說今黎陽之黎山鄭氏云在修武武德界瓚注漢書謂爾雅山一成曰伾

成臯山不一成修武武德間無此山今黎陽縣山
臨河豈不是大伾乎孔穎達謂瓚言爲然黎陽今
濬州也左傳魏獻子田於大陸還卒於寧杜預說
大陸吳澤吳澤在衛州修武則大伾恐不得在黎
陽今泲水枯瀆在恩冀州界至南宮入河舊說即
絳州之絳原出屯留者鄭康成讀如郕降于齊之
降以爲鉅鹿信都相去不容比數謂共山之淇水
或作絳字非也鄭引地說大河東北流過絳水千
里至大陸爲地腹案今吳澤并邢州鉅鹿縣廣阿
澤中山東鹿縣大陸澤皆有大陸之名紂都朝歌

舊號大陸之野酈道元以爲絳水下亂漳津衡漳
舊道與屯氏河相亂自寧迄於鉅鹿皆爲大陸語
之漣洛厥勢眇矣水經漳水經鉅鹿東注謂漳流
旣斷絳自爲瀆入海考之禹貢北過泲水大陸不
可便謂之吳澤瓚與舊說未易訾也案河渠書禹
以河水湍悍難行平地乃醴二渠引河北載之高
地過泲水至大陸孟康說其一泲河其一出貝丘
西南折者貝丘今恩州清河縣二渠河泲而已司
馬公說河自大伾大陸播爲九河則是河循太行
北流乃東入海兗州境包河朔勢高地堅故少河

患其說本於漢大司空掾王橫橫謂禹之行河隨
西山下東北去周譜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
禹之所穿也逆迎也河分復合以注於海迎爲有
所受之也河入海處舊在平州石城縣東望碣石
漢武帝時河徙從頓丘南東流入渤海其後大風
逆河故處皆漸于海舊道堙矣頓丘今澶州濮陽
縣

嵒冢對潏東汜爲潏又東爲潏浪山水過武潏望于
大別萃入于江

嵒冢山在秦州清水縣漾水出焉至階州爲漢水

經均州武當縣滄浪洲又曰滄浪之水酈道元注
水經庾仲雍謂千齡洲非也地說水出荆山東南
流爲滄浪之水禹貢不言過而言爲明非他水決
入也三潏鄭康成說水在竟陵司馬貞引水經以
爲地名在卽縣北謂今竟陵有三參水俗云三潏
非也今漢陽漢川有汶水自復州景陵縣來東入
於漢寰宇記亦名潏水疑卽三潏之一然據左傳
漳潏潏潏之屬皆其水際未可強通今江漢之水
漫流沱潛尚不可辨況所謂三潏乎

東匯界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衆嶠山道江東別爲

沱又東入于澧過九江入于東陵東迤北岌爲匯東爲中江入于棄

匯即彭蠡今鄱陽湖也納江西饒信州諸水自南康軍星子縣東北至湖口縣入江澧水出澧州石門縣東合石門縣之涔水至安鄉縣入洞庭湖洞庭即巴丘也合沅湘諸水至岳州西巴陵縣入江東陵漢志在廬江西北非是水經江水過下雒縣北刊水自東陵來注之又東得青林口下雒在興國軍永興縣青林湖在蘄州廣濟縣東陵即廣濟地離騷之澧浦也自湖口以東江匯固同流矣而

有北江中江之號者以今江西言之謂之北江荆揚言之爲中江也大江過湖口東行至通州海門縣入海尚數千里禹貢止于匯者揚州無江患也道沅水東入爲沔入于河決爲滎東出于甸北又東入于潁又東北岌于潁又北東入于棄

濟源謂之沅東離爲濟至衛州修武縣入河河水泛溢則南北被爲滎澤左傳衛侯及狄戰于滎澤在河之北孔穎達說滎澤跨河南北是也陶丘在廣濟軍定陶縣汶水出兗州奉符萊蕪合流至東平中都縣入濟濟水自滎澤東出過定陶至乘氏

分流爲潁東合汶水入海案河南北二濟源流略
相接禹之導水因并治之後世諸儒遂有清濟橫
貫濁河之說故道旣涸回難詳究要爲河濟通貫
水脈非所求也

道淮自杲柏東𡵓𡵓泗沂東入𡵓棗道渭自烏鼠同
穴東𡵓𡵓澧又東𡵓𡵓涇又東過𡵓沮入𡵓河道彙
自熊耳東北𡵓𡵓澗灋又東𡵓𡵓伊又東北入𡵓河
九山𡵓同三𡵓无窀九山棗𡵓九川滌原九畧无陂
三棗𡵓同六府𡵓攸歷土交正底峇財賦咸則式舉
成賦𡵓𡵓

九州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也四隩海內隈隩之
地也司馬遷記道九山岍壺口砥柱太行西傾熊
耳蟠冢內方汶山九川弱黑河漾江沅淮渭洛九
陂即雷夏大野彭蠡震澤雲夢滎潁孟諸潞野四
海禹跡未能盡達云四海者爲海內也六府金木
水火土穀之府庶土并論土田冀州之土白壤兗
州黑壤青州白壤徐州赤埴墳揚州塗泥豫州壤
及墳壚梁州青黎雍州黃壤和緩而無塊爲壤潤
解而墳起爲墳黏而可搏爲埴田有上中下等隨
雍徐青豫冀兗梁荆揚州之高下不同周禮所謂

以十二壤之名物以相民宅以任土事者也三壤以殖產上中下等爲制周禮所謂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以制地征者也冀州貢上上錯豫州錯上中荊州上下青州中上徐州中中雍州中下揚州下上上錯梁州下中三錯兗州賦貞未治水前洛水懷山襄陵九州固不通矣九州之同海內之安良由刊治九山之野滌導九川之源而有九澤之陂水由地中行莫不朝宗于海四海之內可以會同王室然後六府之官其職可得而舉不然民方昏墊六官安得而修治乎六府修治則貢賦之

輕重可制辨五土之物立九等之法視田之高下相地之肥瘠以任土事以作貢賦以理邦用絕長補短以均地產之出九州之內悉程三壤之制庶土正財用足簡易之政行於天下矣

錫土姓祗台惠先亞距朕行又百里甸舠百里賦內總式百里內鎗式百里內夏舠三百里梟又百里米又百里戾舠百里采式百里男耑三百里衿戾又百里媛舠式百里揆亥教式百里奮武衛又百里嬰舠式百里尼式百里蔡又百里旅舠式百里蠻式百里望汭東漸于橐鹵腹于汭沙睥率臯聲教訖于三海帝

錫玄珪告年戚珍

錫土姓建立國家也諸子建國別子賜姓禹所謂
並建五長各迪有功者水土平治而後建邦錫姓
疆理之政行五服可得而辨也疆理禹所謂濬畎
澮距川者略之而論五服諸侯之事疆理之大者
也禹貢記奠名山大川而不及衆流之細記五服
諸侯而不言丘井之法先王推小以知大舉大而
略細也夏史所記蓋其法也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錫土姓之命也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堯明
俊德而黎民於變舜濬其哲而玄德升聞修身而

天下平未有不自誠身始也祇台德先堯舜之率
天下以仁也不距朕行無遠弗届也禹貢記事之
史略言封賜之命者要切之語不可遺也猶舜典
敘象刑事稱其欽哉恤哉之戒也五服甸侯綏要
荒服也五服皆五百里王城四面皆二千五百里
即禹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也總禾稂穗具也
銍刈禾也秬稬也粟穀也至米五等此甸服之賦
以百里之遠近爲輕重之差也二百里禾而三百
里秬者量出入以爲之衰貢法之深旨也獨言甸
服之賦者內詳王賦之法而諸侯可知矣采卿大

夫邑男邦小國三百里外皆大國此侯服之制也
揆文教者京師既遠量事爲之法制奮武衛者近
於要服有甲兵之備皆綏懷所及也夷易也蔡法
也蠻慢也流行無常居也皆馬融說要服略羈縻
以文法荒服蓋忽略而弗治矣前夷後蔡夷猶治
以平易蔡知天子之法爾蠻固任其來去況遷徙
之國乎先王治近略遠不以所輕易其所重而際
天所覆無思不服附近來遠其錫土姓之命蓋其
所以自治也漸進也被覆也暨及也東境進乎海
外西境外被流沙固已在要荒之外禹貢揚州不

言南界冀充雍州不言北界南北聲教所暨遠矣
雍州界黑水而被流沙者皆即敘之境也帝舜也
玄圭玄玉之圭禮天子之玉用全玄純天色蓋天
子之寶圭也告禹之功於天則受寶圭之賜禪禹
之事定於此矣乎王以天子之禮賜周公之後用
舜故事不明乎虞夏之禮也孔子謂魯郊禘非禮
周公其衰乎蓋謂是也

書古文訓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四

嘉靖

季定

台斷

憂書

大弁弓曰嗚召六卿王曰嗟六卿止人予斷告女
岵氏畎畝不行怠弃或正兕用勦豎元命今予惟
行兕止罰左亞攻弓左女亞龔命右亞攻弓右女亞
龔命馭非元象止女亞龔命用命賞弓祖亞用命
賜弓袿予則汝賜女

王者求備於己而後可以正人啓嗣禹而有天下
有扈不服天子征之而至於戰其無道甚矣啓作
甘誓聲扈之罪不過二語整齊其衆如恐不至自

治者至所以爲不可勝也六卿六事出而爲將各有軍事猶三公以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也五行金木水火土也三正天地人之道也陳氏謂五行三正即六府三事扈之暴殄天物悖亂天常代夫而王是宜致天之罰奉辭伐罪而略其微細之事此大可誅者也兵刃旣接號令不可紛紜節制之存即軍中之命也左攻左右攻右各致死力而不亂行謂之供命不循軌道不供命矣師以持重爲不可勝兵車左右二人而御處中動靜有法而爲詭御雖可幸勝而多至於僨覆是故不守銜轡

之正亦爲舍命節制如此安有不虞之患乎孔子魚論天子親征之禮以遷廟之主及社主行無遷廟則以圭帛主命左祖右社之禮未嘗廢也古者大封必於廟大刑必於社爲有所受不敢專也即軍中之廟社軍禮賞罰之速也用命不用命爲有功有罪非專爲節制也汝囚奴也男子入於罪隸軍事主嚴無五刑之屬汝僂但二等耳甘誓記啓用衆爲賢足以繼禹之世而禹之與子其道可見亦猶費誓見伯禽之事足以嗣周公之業也不誓師而告六卿者有扈非天子之敵責師所以嚴軍

律也禹征有苗之不及刑賞者非對敵之誓也古者軍刑惟施於戰未戰不之用也戰危事也所以用民之命不敢輕也啓之不豫危事軍旅之中而又有禮焉勵以賞刑所以用民而亦爲不可勝也國語夏有觀扈比周之管蔡蓋兄弟之國也扈在永興扈縣有甘水甘亭前古帝王之稱儒者論之多矣大抵以爲三代德衰故稱王以自貶帝王皆天子號又何貶乎古以皇皇后帝極所尊之稱爾然而天子與天同號若帝所以事天後世益文故稱王以辨帝記謂三代生稱王死稱帝此夏商

有號謚之事周旣以謚易名無復帝者之稱矣然康王之誥謂成王曰皇后呂刑用皇帝稱堯死而稱之故不嫌於配帝耳

五學出哥

太康尸位呂侖忿威耳惠黎民咸式廼般逞亡庇畋亏大衆出表十旬亞反大窮后旣因民亞忍距亏河手弟又人馭元母呂刃後亏衆出内又學咸邸述大命出姦呂廷哥元弋曰皇祖大訾民可芹亞可丁民惟蚩蚩志蚩蚩寧予脉禿丁愚夫愚婦弋耐勝予人式失邸豈至明亞見是圖予臨兆民衆虐若茹索

出馭六象爲人上者柰何亞敬

尸主也逸豫不恤國政也荒淫敗度爲滅德黎民咸貳則爲亂者非獨羿也夏都安邑今在陝州可縣洛表豫州之域洛汭河南鞏縣界羿自鉏遷窮石鉏在澶州衛南縣窮石吐谷渾界有窮蓋國名也都河北而獵河南者百日宜其亂也弟仲康以下從母須于洛汭見太康之有天下而不能安其母使之越在草莽不孝之大也皇祖禹也民可近不可下故近之則情通下之則勢遼所謂可愛非君可畏非民也天子之貴在乎得民衆叛親離是

一夫之敵耳便逸而欲與人角力則匹夫匹婦盡能勝已后非民無以守四方所謂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也一人三失失民則身從而國從之也君子知微知章是以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見事而悔其何及乎怨不在大至於民怨失邦亦云甚矣故禹之臨下栗栗危懼若以朽索爲車之六轡惟恐馬之奔逆失馭而車覆也敬臨下之道也禮毋不敬德在親民敬以明民自無荒敗之事也太康以禹之嗣有天下之重堂陛之勢視羿遼矣非因黎民咸貳將誰與拒之乎

元式曰謦大止內逐色荒外逐禽荒白酒饕音峻寓彫磨大式亏此未或亞亡

訓亦禹之言也耽樂廢事曰荒內荒於色外荒於畋耽酒好樂窮極侈靡是皆妨敗於政害於民人充其所好則亦無所不爲是故紂作象箸而箕子唏卒有宮室臺榭侈服之事而荼毒於萬民有此一事足以亡國況其多乎易曰小人以小惡爲無傷而勿去是以罪大而不可掄惡極而不可解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君子所以戒慎恐懼也元式曰惟彼甸唐大此冀匹今失序道爵元紀松貞

底威亡元三曰明明成祖方畝止商大箕大則貽乎孚孫關后咏皇王府則大荒隊序緒覆宗豎禩元丕曰烏虜害歸予襄止悲万姓仇予予將曷尔贊甸虜予心顏厘大忸忌亞睿序惠雖惡可追

陶唐堯國名也堯都平陽今晉州也舜都蒲坂今河中也皆在安邑二百里閒冀州之境曰唐有冀方者自堯以來爲王圻也綱大政紀庶事也綱紀相維以理國者紊失其一則并廢矣詩以大雅論王道之興廢小雅見庶政之修斁紀綱之謂也欲敗度則紀綱壞此滅亡之道也禹明明德以有天

下貽厥孫謀而爲之典章法度蓋守國之度也權
百二十斤曰石三十斤曰鈞關石和鈞同律度量
衡之事嗣王之有天下爲守此器耳獨言鈞者天
子當審輕重以爲天下則也關如關弓之執制之
也執制輕重所謂智禹身爲度聲爲律所謂時中
也觀德惟明禹之所以立國荒淫昏亂太康所以
失之也嗣王失守器之重宗祀遂以傾覆爲他人
有又將誰咎禹得之而太康失之亦不思之甚矣
君以民爲天蓋所依也虐我則讎至於天下之叛
將誰爲依歸乎鬱陶憤悶也忸怩心媿也悲極而

悶無可爲者追念咎惟自作有覲面目職競由人
非民之罪也皋陶曰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
明勵翼邇可遠在茲曰綱曰權曰明曰敬曰慎曰
媿大禹作訓以垂戒者用此道也自反而不縮至
於厚顏者是誰之過悔之何及矣其三以下雖非
禹之遺訓實禹之道也

曾往

惟中康羣位三秉曾侯命掌六帛戲咏廢手耽酒荒
于手邑曾后承王命徂往

史記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帝相立相崩少

康立而無羿浞之事左傳相居帝丘謂大康失邦
羿因夏民以代夏政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其臣
寒浞殺羿而因其室生澆及豷使澆滅斟尋氏及
夏后相后緡方娠逃於有仍生少康浞處澆於過
豷於戈少康爲仍牧正澆使椒求之犇有虞爲庖
正而邑於綸夏遺臣靡自有禹氏收二國之燼滅
浞而立少康使女艾滅過季杼滅戈復禹之迹案
帝丘今開德濮陽縣綸在應天虞城縣斟灌在青
州壽光縣寒斟在濰州北海縣仍古而字即書序
湯升自陲者禹貢雷首之麓也過在業州掖縣禹

在德州平原縣戈杜預說在宋鄭間而拱州太康
縣漢之陽夏寰宇記謂太康之所城以五子之歌
考之太康畋于洛表羿拒于河五弟御母從之待
于洛汭其詩有失冀方之歎是羿未嘗得河南地
而太康國於漢之陽夏矣浞滅二斟故相遷于帝
丘相滅而後夏亡靡舉河上少康起河南以滅浞
中興竹書紀年呂氏春秋有仲康帝相時事是在
書傳皆可考先儒遂謂羿逐太康而立仲康誤矣
肇始也始位四海初有天下也命掌六師受命爲
大司馬之官也義和廢職而荒于酒此其罪之大

者胤稱天吏逸惠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非止酒荒而已蓋羲和四岳之職相太康爲不道
當羿之亂遂專封邑迷亂于酒無復奔問之事故
仲康即位以爲首誅自啓以前天子皆親征伐至
胤之後大司馬方伯始有受命專征之事而天子
親征諸侯爲非禮矣書記征羲和事見太康君臣
相爲淫亂羲和畔去於急難之際其罪有不容誅
者仲康初立而能舉胤討其有罪爲得天誅之意
能攘后羿以終興於河南之地補太康之過可以
爲賢主矣先征羲和而不及有窮羲和罪浮於羿

矣事有輕重勢有彊弱征伐之際仲康固審之也
仲康有羿之難而使卿士征伐非情於政勢當然
也此誓而曰征者人臣以征爲重舉其大者也
告于衆曰嗟予大衆聖人謦謦明徵定衆先王尹謹
天戒人臣尹大憲憲百官攸補尹后惟明明每歲孟
春道人呂木鐸徇于路官箴昧規工執藝豈呂諫尹
或亞龔蚩大憲剴惟昔戲和顛覆尹惠沈潛于酒畔
官離次倣擾尹紀遐弃尹司卣季蠲月朏辰亞集于
防瞽敎鼓鼈夫晁厘人走戲咏尸尹官宅眷知旦悻
于尹爲呂干先王出牧

謨訓聖人之言明徵可以徵諸庶民定保用之保定其身者外徵可信內修可保先王所以明物而安身者謨訓於世不過此道君率德以敬天臣率職以事君君臣交修以明明德於天下無思不服所謂明徵定保者適人在周爲小宰之官歲首以木鐸徇百官之戒令工師相爲規諫以謹常憲輔厥后此謨訓之意也明失職之有罪時而颺之以儆其不恪者亦相規之事也官師百官之長工百工也國語公卿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

史教誨師曠所謂各有親暱以相輔佐古規諫之詳見者如此小宰戒在周禮曰各修乃職考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蓋詳於此肩言固略之也左傳日月之會謂之辰歲十二會所以合朔也季秋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戌大火房宿之大分也一行說古文集輯義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冲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引春秋傳辰在斗柄天策惇惇爲降婁之初辰尾之末其說最審訂天子救日之禮伐鼓于社瞽樂師也齊

夫承命於天子者庶人之在官者日食有常度義和曆象日月星辰者其職當知日變先事而告今日食之著而義和不告果何職邪方羿之變義和棄其官守酒荒于邑五紀之亂恬不加恤日食大變因不復知職且不供而何修輔之有先王之誅蓋所謂常刑也洪範五紀歲日月星辰曆數堯之傳舜舜之傳禹皆以天之曆數在爾為訓義和之命堯獨以是咨之前古天子奉天其謹如此義和之討不及他事惟以失職為罪昏迷天象蓋浮於叛上矣律有二罪俱發從重者論合乎先王之誓

為知此也

政筭曰先昔者敷亡赦亞及昔者懟亡赦今予呂亦大勗奉將罔罰亦勗士同力王室尚敬予欽承天孚畀龠火銓崐岡玉后俱焚天吏脩德與于猛火殲耳渠魁脅刃空亂舊染汚俗咸與惟新寔虐畏亨耳志允湓恣亨耳畀允宅形亦勗士楫姦才

政典大司馬法蓋兵法也兵法先期後期皆死軍中戒令其以死齊民者驅之死地非死無以懼之使人畏上甚於寇讎則心力同而戰必勝矣軍中不聞天子之命惟聞將軍之令所以一人之視聽

胤侯之誓蓋此道也天吏天官蓋羲和也羲和放縱甚於火燎崑山之岡玉石不分同於燼滅以言奸命淫威曾善惡之不辨亂之所迫其禍甚廣奉詞伐罪其可後於此時乎羲和方夏之衰天子越在草莽身為岳伯尊無與貳而恬不加恤荒燕阻兵不祇叛官其作亂之罪固已當天討也羲和非能獨為暴亂良以威刑脅持其下與之同惡日月之久習以為常既不可悉誅之固當有以解散其黨其君有罪民亦何辜肆赦其民以解散之亦恤刑之意也言羲和之罪當行天罰而使其軍同力

王室則羲和之叛命王室之深患也人之性善好生有甚於好殺充是心也則可以為仁仁者愛之故惡其害之先王之制甲兵為仁之具也好仁而不去仁之害斯未以為仁威克厥愛允濟濟人之實也愛克厥威好仁適以害仁也烏乎之歎將以伸其說爾愛人而去其害其仁莫之禦矣此之謂允濟仁者一怒而安天下小不忍於小人使天下不得少安仁者之功不如是也李靖說凡將愛結於士而後可刑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書戒其終非作謀於始也胤侯征羲和而重汨天

之罪誓軍旅而及克愛之功仲康之使胤侯與侯
所以用衆義命輕重衆人固不識矣日食之爲天
變至矣唐僧一行以戊寅麟德曆推春秋日蝕皆
入蝕限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入限者未必盡蝕
小雅日蝕十月虞劄以曆推之與開元曆皆入蝕
限交會而蝕數之常也而詩云不臧日君道也月
臣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虧望與日軌相會則徙
而浸遠遠極又徙而交望而正於黃道則陽蝕之
朔正黃道則陽爲之蝕當蝕十月而詩人悼之則
古之太平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或過或未分

月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
陽盛陰微或天爲之隱四者皆德教之所生也杜
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
故雖有交會而不蝕或頻交而蝕者一行明於曆
者其論如此故并著之

書古文訓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